



回鄉

道路被雪掩埋。我的身後一片乾淨潔白
鄉村的大門向我打開
我傾斜的腳步,回到日夜流淌的血脈

呼嘯的風撿拾起遺落的鳥鳴
還有殘缺的思想。狠勁敲打我
面對村莊,我愧疚地喊出了心痛的理由
還有一些積郁已久的離愁

村子里,一些鄉親早已謝世
但我能從子孫臉龐的神色里找到他們
音容笑貌還在,方言土語還在
還有那棵榆樹仍在波瀾不驚地活著
我相信,這孤零的大樹是為我而存在
固守村外,等着我的回來

其實,我回與不回,村莊都不會消失
鄉音鄉情不會消失。在村莊的面前
我沒有炫耀的資本,只有屈膝跪下
叩問自己的靈魂,並頂禮膜拜

作者李思維:山東省臨沂市區童星學校

我的微信公號

申請微信公號,已是夏天的事了。
當時在上海,正為兒子的租房而犯愁。兒子室友的媽,也正巧在,她大刀闊斧地在上海郊外買了個80平的商住房,每天急三火四地去裝修,早出晚歸。一室中的兩代人,三人都在為在上海的生存而奔波,唯有我,上上網,做做飯,看看微信。

每當他們離開,我便成了多餘的人。看着同室的兩個男孩子經常到下半夜加班歸來,聽著室友的媽關於購房的種種不順心,碰到的種種黑,心中十分惶惑,悽然。

在一個寧靜的,節奏緩慢甚至經濟落後的小城度完餘生,這個願望被兩個打拼的青年和一個風風火火的孩子媽所打亂。我能做些什么?體制內的一生,讓我和許多同類一樣,清貧,不爭,平平淡淡,即使遭遇了太大的不幸,也都能祇傷自愈。這種一眼看到頭的日子,于我是定制,但於年輕的生命卻是對未來的消磨和對理想的摧殘。

我曾因上海太離譜的房價,把正在上海上班的兒子拉回到小城,是不願意讓他一生揹負太重的房子。後來兒子的又一次離去,讓我看到80後90後決絕的背影。這種決絕,是對一種社會形態和人生常態的背離。背離才有新意,背離才符合年青的意義。

我默認了兒子在旅途的現狀,也接受了自己探親的開始。

那位媽媽在房子裝修好之後,離開了上海。夜晚十一時許,聽著她的拉輪箱在樓下輾

過不平的路石,那聲音震驚了我。一個不再年輕的媽媽,在遠離上海的一個北方小城,策劃著如何讓孩子融入這個時代。她的決絕寫在那風吹日曬過度操勞的臉上。

我沒有為孩子這麼努力過。

回到小城,我的生活不再平靜。與那位媽媽相比,愧疚且不安。尤其是,當孩子們的一個月的收入,還買不了一平方米居所的時候,你還會堅持在大上海立足嗎?但國際化大都市的開放、現代,不唯人情關係,不任人唯親,技能就是崗位,又吸引各地的青年奔赴而來。社會輿情都在批評80後的啃老,但對孩子們來說,這又是多么無奈。如果有老可啃,尚且是幸運。我想那些被啃的中國父母,寧願以骨為柴溫暖孩子們窮困的日子。這是因為,天道並不酬勤,知識、拼搏、努力,都無法改變他們的人生。

我開始在網上搜索兼職編輯,找工作,幫孩子還房貸。

沒有房子,沒有媳婦。願意把自己的青春流年押在和另一個人共同承擔的房貸上,這樣的女孩不知在哪里。

一個夜晚,兒子下班回來,發現我網上的行踪,堅決反對。兒子說,媽媽你辛苦了一輩子,不能再兼職了,等你退休之後,就到我這里住著,我去上班,你就在家看看書,上上網,高興了就寫寫文章。我說現在寫文章也難發表了,現在都網上寫作,網上發表。媽這樣的老派文章,人家也不要看了。

兒子說,我給你申請一個公號,自己寫自己發,沒有時效,沒有任務,自娛自樂!

於是,我的公號林木森森,就誕生在上海的

一個夏夜。好,暫且放下房子和媳婦,聊聊別的吧。

公號開通,開篇就是我申請公號的經過,一天下來,閱讀量在不斷增加,不想當晚整理素材,竟然把開篇1600多閱讀量的素材刪除了,許多微友發來詢問:怎么回事?你違規了?我只好重新發送。

一周下來,功能慢慢熟悉了。閒時寫寫小文,配個圖片,多年前初當編輯的感覺又回來了。兒子給媽開關了一個即能打新又可懷舊的角落。小號雖不起眼,卻聯通了千里之外的朋友和同學,還結交了一批新人,甚至還有八零後,九零後呢。呵,網絡世界真的讓我欣慰,更讓我欣慰的,是兒子在時代的奔跑中,還拽著老媽。

你如果想認識我的公號,就加林木森森吧。

作者九木:原名林敏中國作協會員淮北日報社高級編輯



臘月初八臘八粥

臘月初八,國人都有吃臘八粥的習俗。“八粥”之意,就是用八種糧食摻在一起做成的粥,吃了它以後,一是意味著年已切近,二是慶祝一年的收成。年輕時,每到這天,我都能吃上母親做的臘八粥,熱氣騰騰,香甜可口,其滋味至今難忘。

那還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,我正在生產隊里勞動。一天早上收工回家,就見滿頭花發的母親,正在甕前翻攪粥鍋。我近前一看,只見鍋里的粥,五顏六色,又黏又稠,滾開的泡沫咕嘟作響,一股香噴噴味道撲鼻而來。等到問完母親,這才想起來,今天是臘八節,母親做的是臘八粥。時間不大,粥就煮熟,母親一勺一勺的掏在一個瓦盆里,端在炕桌跟前,一家人就圍在一起,歡天喜地的吃起來。我剛從冰凍三尺的河套里打黑土回來,身上的寒氣還未散盡,又兼早已飢腸轆轆,從母親手里接過盛滿粥的飯碗,三下五除二地喝進肚中。

由於熱熱乎乎的臘八粥發揮了作用,吃了幾碗後,我的渾身上下已有了暖意,肚子里腸胃也停止了呼喚。直到此時,我方注意觀察了一下八寶粥。按照記載,歷史上的八寶粥種

類繁多,我們北方多是用大米、黑米、糯米、紅小豆、黑豆、花生、干棗、栗子仁等,摻在一起煮熟,在輔以糖類,就成了非常好吃的,又甜又香又黏的八寶粥。可是,當時,正處於國民經濟困難時期,由於從生產隊里分來的糧食不多,母親從平時開始,就注意積攢一些五穀雜糧,以備到了臘月初八給我們做頓臘八粥吃。放在我們眼前的這盆粥,高粱米居多,再有的就是些許大米、小米、黃米、紅小豆、黑豆粒、白薯、南瓜,那些甜味是放了半包糖精。因為煮的時間較長,白薯、南瓜又都是易爛之物,所以這盆粥黏稠有度,相得益彰。用勺子一攪,熱氣蒸騰,香飄屋內。且色澤俱全,黑、白、紅、黃、綠樣樣都有,吃進口中後,米類氣味芬芳,豆類沁入肺腑,薯菜口有餘香。這儘管是些普通之物,可巧手的母親做出來,實在別有一番滋味。此事雖然過去半個世紀,至今想起來,還是難以忘懷。

隨著時代的變遷,經濟的發展,現在所吃的臘八粥,從種類到質量上,絕對比我年輕時吃的要強多了。每年的臘月初八之前,只要隨便進到某個超市,尋覓一下,就會看到做臘八粥的糧食、南北乾果應有盡有,特別齊全。可以想象得出,這種臘八粥做出來,更能激發人的食慾。但是,這種粥再好,再好吃,如果再尋找當年吃食母親所做的臘八粥,恐怕永遠沒有了。這倒不是留戀當時的艱苦歲月,也不是割捨不下那盆極為普通的臘八粥,而是當年母親給我們做粥的那種情感,一家人圍坐一起吃粥的氣氛,始終留在我的記憶之中。

作者張浩洪:河北省灤南縣政府地方誌辦公室



母愛如粥

我是喝粥長大的,對粥有著深厚的感情,自然就會想起為我們做粥的母親。一年一度的臘八節又悄悄地來到我們的身邊,這時我腦海里過電影般浮現出過去母親做臘八粥的情景。

臘八這天,天還沒有放亮,母親就起床了。這時的我,正睡得迷迷糊糊,隱約看見母親點著煤油燈,穿好衣服,拿著簸箕來到缸前,揭開蓋子,把瓢子揀進缸里,把穀子挖出來,放進簸箕里。

母親挾著放有穀子的簸箕,拎著笤帚,帶好門向外走去,接著我聽到一陣犬吠聲。

我彷彿看見母親碾軋谷粒的情形:母親把穀子倒在碾盤上,用笤帚攤勻,抱著碾棍推起來,碾碾子骨碌碌地滾動著。她轉了一圈又一圈,經過反復碾軋,谷糠從谷粒上脫離出來。母親把碾軋好的穀子掃成堆,捧進簸箕里。她端著簸箕顛簸著,揚去糠皮等雜物,揚淨的穀子就變成了金燦燦的小米。

母親回來了。我已經醒了,看見她臉上掛滿了晶瑩的汗水,頭上和衣服上蒙著一層糠塵,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。看到這里,我鼻子頓時一酸。她從繩上扯下一條毛巾,把全身抽打

一番,接著簡單地洗梳洗梳。

母親把小米、豇豆、大棗等淘洗得干乾淨淨,下進鍋里,添上水,然後生火熬粥。做臘八粥母親很會掌握火候,這樣做出來才會更有味道。她先用快火,等熬到一定程度再用文火,等把鍋里的水快熬乾後就把柴不從甕里撤出來,再燜上十幾分鐘,臘八粥就做好了。鍋里飄出香噴噴的氣味,引得我們垂涎欲滴。

臘八粥端上桌,全家圍坐桌旁,津津有味地吃著,顯得其樂融融。這粥香香的,甜甜的,實在太好吃了。我大口大口地扒著,不一會了,就把小肚撐得圓圓的。當時那大快朵頤、酣暢淋漓的模樣,我至今記憶猶新。

在飯桌上,母親也不忘教育我們。她說:“做人就像做這臘八粥一樣:要想吃上好粥,就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,還得掌握好方法和技巧,學習也是如此;你們看這大棗就像一顆顆紅紅的心,吃起來甜甜的,你們要像這大棗一樣多奉獻愛心,為社會多做貢獻;再看這臘八粥,黏黏的,抱成一團,顯得非常團結。只要我們一家人和睦睦,團團結結,就會戰勝眼前的困難,度過難關,嘗到甜頭。”母親說的這番話至今還深深地烙在我的腦海里。

母親離開我們已十多年了,以後每年過臘八節我也吃臘八粥,但總覺得沒有母親做的好吃,這主要是因為她做的臘八粥里,包含著母親的慈愛、關懷和濃濃的親情,充滿母愛的味道吧。母親做的臘八粥,它的香味還留在我的唇邊,在心里顯得熱氣騰騰,永遠溫暖著我。母愛如粥,品出真情!

作者朱旭:山東省青年作家協會會員,在幾十家中外報刊發表了二百多篇作品



母親的“年菜”

進入臘月,鄉下的老母親就支起鍋竈,歡天喜地忙著炸年菜了。

年菜在我們北方農村又稱酥菜。說起年菜,我有著特別的記憶。記憶中,每到臘月二十八、九,農村都有炸年菜忙年的習慣。年菜就是將購得的藕、土豆、豆腐、豬肉等切成片,裹上麵糊在油鍋中火慢炸,直至炸得外黃里嫩,酥軟可口,方纔出鍋,那種香噴噴的味道足以香滿半條街。

兒時的記憶里,炸年菜這一天,母親要大門緊閉,我們小孩子也不許出門,問母親這是為什麼,母親說老輩人就是這麼興的,攔住福氣。父母把炸好的第一鍋酥菜,先敬天地,然後再分給我們小孩吃,那時每家都有四五個孩子,我們一人一塊就沒瞭,然後就眼巴巴的看

又到一年一度的春節了。

我特別想爸爸媽媽。腦海里常會浮現與他們一起吃團圓飯的情景,感受那份難忘的濃濃的親情。在這漸進的年味中,我突然明白,自己內心對親情的渴求,竟是如此強烈。

二十年前,每到除夕夜,我們兄妹仨攜全家都會到爸媽家去吃團圓飯。母親總會忙里忙外,我幫襯著做些下手活,開席後我會第一個給母親敬酒,晚飯後與母親聊一聊,再陪老爸玩會麻將回家。望著笑如花的爸爸媽媽,全家真的很开心,盡情享受這種濃濃的親情。與其他人相比,那時的我是幸福的。感謝親情為我帶來微溫和所有的感動。

每逢佳節臨近,爸媽對親情的渴望和期盼,那一份牽掛真是難於言表。爸媽離退休在家待久了,每遇休息日和佳節,我們兄妹仨總會輪流看望,倆老馬上就精神煥發。因為,對常年生活在家的爸媽來說,兒女的探望和問候,是最看重的。

生活中,親情就如一盞明燈,在悄無聲息中照進我們內心的每個角落,或明或暗間,安撫著疲憊的心靈和神經,警醒我們即使在冷漠的社會中仍存在的溫暖。當我們在這滾滾紅塵之中,承受人世間的種種磨難與挫折,心力憔悴,唯有無私的親情能帶給我們內心真正的溫暖。親情,無私回報,從來不會,它是需要一輩子來讀懂……

隨著爸媽年歲遞增和身體原因,顯然不能在家操辦團圓飯了,後來還是我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:免得給爸媽添麻煩,我們兄妹仨大家輪流做東去飯店,然後返回爸媽家叙親情,

著母親將炸得冒著香氣的年菜放進籬筐里,再不讓我們吃一塊。因為年菜是過年待客用的主菜,除大年三十晚上全家飽吃一頓外,就是留著春節後待客了,這要一直留用到正月十五。記得那時嘴太饞,夥同弟弟將掛在房樑上的年菜天天偷了吃,害的過年待客時,母親抓了瞎,被父親好一頓打。母親就發誓,說以後日子好了,天天給我們炸年菜吃。

後來,日子果真好了,再到忙年炸年菜時,母親就不大門緊閉,也讓孩子們吃個夠了。不僅如此,來家玩的小夥伴,誰來都送上一塊。再後來,農村辦年貨購置的雞鴨魚肉都吃不完,許多人家就不再炸年菜。而母親卻一直保持著過年炸年菜的習慣,從沒有間斷,且變著花樣地炸,除了炸那些蔬菜,還炸海鮮、肉類等一些稀罕物,這樣,大人愛吃,小孩子更愛吃。母親總說,不炸年菜好像就不是忙年,不是過年。

說也奇怪,這麼多年了,年年吃,我也沒有吃夠母親做的炸年菜,而且百吃不厭。更欣喜的是,我女兒也特愛吃炸年菜,大學還沒放寒假呢,就給奶奶甜言蜜語地打來電話,嚷嚷著吃炸年菜。於是,一進臘月,母親就支好鍋竈,開始備料,就等孫女回來,讓我們一飽口福。也真是,每回女兒回來吃著母親做的炸年菜,甜地“奶奶、奶奶”一個勁地叫著,叫得母親心花怒放,臉上洋溢著幸福和甜蜜。

作者魏益君: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怡馨苑小區

一直延續至倆老離世。如今,春節年年過,只是除夕夜的團圓飯,少了我們最想念的敬愛的爸爸媽媽。

雖說爸爸媽媽去世已好多年,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事,默默無聞的爸爸媽媽的身影就在我面前變得高大清晰,那份淋漓盡致的親情傾瀉在我的面前,我對親情的理解更加深刻,作為長兄的我始終牢記倆老生前的教誨,“兄妹永遠要團結,親情比啥都珍貴!”我們兄妹仨延續父母的好傳統,身教言傳,因為,小輩們看著呢。如今,我可以告慰在天堂的爸爸媽媽:我們

兄妹很團結,一切都很好,請倆老放心。

人的一生,親情佔的比重應該比愛情和友情都多且重,父母對子女,子女對父母,兄弟姊妹之間無可分割的血緣情,只求付出不求回報的愛,但是卻不會因為我們的疏忽而減少,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它悄悄地撞上心頭,讓我們的心在喧囂紅塵

的冷眼諷喻中不再那麼冰涼。在我心里,親情,它雖不如愛情熱烈,也不如友情那麼醇厚,但它會為你擔心、向你關心、替你操心、想你歡心、逗你開心、請你放心。懂得親情才是難得。親情是一種享受,即使痛苦也會覺得幸福;親情是一種體會,即使心碎也會覺得甜蜜;親情是一種經歷,即使破碎也會覺得美麗。

春節,讓我有一種失而復得的幸福感。品年味,悟親情,讓我的心靈得以成長,對生命的認識也藉此有更精闢的見解。那心頭流淌的文字與思緒,在深情追憶爸爸媽媽的同時,也是那親情小小的芬芳吧?

作者林國強:浙江湖州



親情年味濃